

## 鸿门宴

司马迁

沛公<sup>pèi</sup>军霸上，未<sup>de</sup>得与项羽相见。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：“沛公欲<sup>wàng</sup>王<sup>wéixiàng</sup>关中，使子婴为相，珍宝尽有之。”项羽大怒，曰：“旦日<sup>xiǎng</sup>飨士卒，为击破沛公军！”当是<sup>shuì</sup>时，项羽兵四十万，在新丰鸿门；沛公兵十万，在霸上。范增说项羽曰：“沛公居<sup>hào</sup>山东时，贪于财货，好美姬。今入关，财物无所取，妇女无所幸，此其志不在小。吾令人望其气，皆<sup>wéi</sup>为<sup>wù</sup>龙虎，成五采，此天子气也。急击勿失！”

楚左尹<sup>yīn</sup>项伯者，项羽季父也，素善留侯张良。张良是时从沛公，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，私见张良，具告以事，欲呼张良与俱去，曰：“毋<sup>wú</sup>从俱死也。”张良曰：“臣为<sup>wèi</sup>韩王送沛公，沛公今事有急，亡去不义，不可不<sup>yù</sup>语。”良乃入，具告沛公。沛公大惊，曰：“为之<sup>wéi</sup>奈何？”张良曰：“谁为大王为此计者？”曰：“<sup>zōu</sup>鯀<sup>shuì</sup>生说我曰：‘距关，毋<sup>wú</sup>内<sup>nà</sup>诸侯，秦地可尽<sup>wàng</sup>王也。’故听之。”良曰：“料大王士卒足以<sup>dāng</sup>当<sup>wéi</sup>项王乎？”沛公默然，曰：“固不如也。且为之<sup>wéi</sup>奈何？”张良曰：“请往谓项伯，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。”沛公曰：“君安与项伯有<sup>gù</sup>故？”张良曰：“秦时与臣游，项伯杀人，臣活之。今事有急，故幸来告良。”沛公曰：“孰与君<sup>shàozhǎng</sup>少<sup>zhǎng</sup>长？”良曰：“<sup>zhǎng</sup>长于臣。”沛公曰：“君为我呼入，吾得<sup>wèi</sup>兄事之。”张良出，要<sup>yāo</sup>项伯。项伯即入见沛公。沛公奉<sup>zhī</sup>卮酒为<sup>wéi</sup>寿，约为<sup>wéi</sup>婚姻，曰：“吾入关，秋毫不敢有所近，籍吏民，封府库，而待将军。所以遣<sup>jiàng</sup>将守关者，备他盗之<sup>chūrù</sup>出入与非常也。日夜望将军至，岂敢反乎！愿伯具言臣之不敢<sup>cháng</sup>倍德也。”项伯许诺，谓沛公曰：“旦日不可不<sup>zǎo</sup>蚤自来<sup>xiè</sup>谢项王。”沛公曰：“诺。”于是项伯复夜去，至军中，具以沛公言报项王。因言曰：“沛公不先破关中，公岂敢入乎？今人有大功而击之，不义也。不如<sup>gù</sup>因<sup>wù</sup>善遇之。”项王许诺。

沛公旦日从百余<sup>jì</sup>骑来见项王，至鸿门，谢曰：“臣与将军戮<sup>lù</sup>力而攻秦，将军战<sup>hé</sup>河北，臣战<sup>hé</sup>河南，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，得复见将军于此。今者有小人之言，令将军与臣有<sup>xì</sup>郤。”项王曰：“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。不然，籍何以至此？”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。项王、项伯东向坐；亚父南向坐，一一<sup>xià</sup>亚父者，范增也；沛公北向坐；张良西向侍。范增数<sup>shuò</sup>目项王，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，项王默然

不应。范增起，出，<sup>zhào</sup>召项庄，谓曰：“君王为人不忍。若入前<sup>wéi</sup>为寿，寿毕，请以剑舞，<sup>fǒu</sup>因击沛公于坐，杀之。不者，若属<sup>shǔ</sup>皆且<sup>wèi</sup>为所虏！”庄则入<sup>wéi</sup>为寿。寿毕，曰：“君王与沛公饮，军中<sup>wéi</sup>无以为乐，请以剑舞。”项王曰：“诺。”项庄拔剑起舞。项伯亦拔剑起舞，常以身<sup>wéi</sup>翼蔽沛公，庄不得击。

于是张良至军门见<sup>fánkuài</sup>樊哙。樊哙曰：“今日之事何如？”良曰：“甚急！今者项庄拔剑舞，其意常在沛公也。”哙曰：“此迫矣！臣请入，与之同命。”哙<sup>jì</sup>即带剑拥盾入军门。交戟之卫士<sup>nà</sup>欲止不内，樊哙侧其盾以撞，卫士<sup>pū</sup>仆地。哙遂入，<sup>chēn</sup>披帷西向立，<sup>chēn</sup>瞋目视项王，头发上指，<sup>zì</sup>目眦尽裂。项王按剑而<sup>jì</sup>跽曰：“客何<sup>wéi</sup>为者？”张良曰：“沛公之<sup>cānshèng</sup>参乘樊哙者也。”项王曰：“壮士！赐之<sup>zhī</sup>卮酒。”则与<sup>dǒu</sup>斗卮酒。哙拜谢，起，立而饮之。项王曰：“赐之<sup>zhī</sup>彘肩。”则与一生<sup>zhī</sup>彘肩。樊哙<sup>fù</sup>覆其盾于地，<sup>dàn</sup>加彘肩上，拔剑切而<sup>dàn</sup>啖之。项王曰：“壮士！能<sup>fù</sup>复饮乎？”樊哙曰：“臣死且不避，<sup>fú</sup>卮酒安足辞！夫秦王有虎狼之心，杀人如不能<sup>shēng</sup>举，刑人如恐不<sup>shēng</sup>胜，天下皆叛之。怀王与诸将约曰：‘先<sup>wàng</sup>破秦入咸阳者<sup>wàng</sup>王之。’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，<sup>húan</sup>毫毛不敢有所近，封闭宫室，<sup>huán</sup>还军霸上，以待大王来。<sup>jiàng</sup>故遣将<sup>jiàng</sup>守关者，备他盗<sup>chūrù</sup>出入与<sup>fēicháng</sup>非常也。劳苦而功高如此，未有封侯之赏，而听<sup>xìshuō</sup>细说，欲<sup>yù</sup>诛有功之人，此亡秦之<sup>wéi</sup>续耳。窃<sup>wéi</sup>为大王不取也！”项王未有以应，曰：“坐。”樊哙从良坐。坐<sup>yú</sup>须臾，沛公起<sup>yú</sup>如厕，<sup>yú</sup>因招樊哙出。

沛公已出，项王<sup>dū</sup>使都尉陈平<sup>zhào</sup>召沛公。沛公曰：“今者出，未辞也，<sup>wéi</sup>为之奈何？”樊哙曰：“大行不顾细谨，大礼不辞小<sup>wéi</sup>让。如今人<sup>wéi</sup>方<sup>zǔ</sup>为刀俎，我<sup>wéi</sup>为鱼肉，何辞<sup>wéi</sup>为？”于是遂去。乃令张良留<sup>wéi</sup>谢。良问曰：“大王来<sup>wéi</sup>何<sup>zǔ</sup>操？”曰：“我持<sup>wéi</sup>白璧一双，<sup>wéi</sup>欲献项王，<sup>wéi</sup>玉斗一双，<sup>wéi</sup>欲与亚父。会其怒，不敢献。<sup>wéi</sup>公为我献之。”张良曰：“谨诺。”当<sup>wéi</sup>是时，项王<sup>wéi</sup>军在鸿门下，沛公<sup>wéi</sup>军在霸上，相<sup>wéi</sup>去四十里。沛公则<sup>wéi</sup>置车<sup>wéi</sup>骑，脱身独<sup>wéi</sup>骑，与樊哙、夏侯婴、<sup>wéi</sup>靳强、<sup>wéi</sup>纪信等四人持剑盾<sup>wéi</sup>步走，从<sup>wéi</sup>郾山下，<sup>wéi</sup>道<sup>wéi</sup>芷阳<sup>wéi</sup>间行。沛公谓张良曰：“从此道至吾军，不过二十里耳。<sup>wéi</sup>度我至军中，<sup>wéi</sup>公乃入。”

沛公已去，<sup>wéi</sup>间至军中。张良入<sup>wéi</sup>谢，曰：“沛公不<sup>wéi</sup>胜<sup>wéi</sup>杯杓，不能辞。谨使臣良<sup>wéi</sup>奉<sup>wéi</sup>白璧一双，<sup>wéi</sup>再拜献大王<sup>wéi</sup>足下，<sup>wéi</sup>玉斗一双，<sup>wéi</sup>再拜奉大将军<sup>wéi</sup>足下。”项王曰：

“沛公安在？”良曰：“闻大王有意督过之，脱身独去，已至军矣。”项王则受璧，置之坐上。亚父受玉斗，置之地，拔剑撞而破之，曰：“唉！竖子不足与谋！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。吾属今为之虏矣！”

沛公至军，立诛杀曹无伤。

### 【参考译文】

#### 在鸿门（举行的）宴会

刘邦驻军霸上，还没有能和项羽相见。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对项羽说：“沛公想要（在）关中称王，让子婴做丞相，占有全部的珍宝。”项羽大怒，说：“明天犒劳士兵，给（我）打败沛公的军队！”这时候，项羽的军队四十万，（驻扎）在新丰鸿门；刘邦的军队十万，（驻扎）在霸上。范增劝告项羽说：“沛公在崤山以东的时候，贪恋财物，喜欢美女。现在进了函谷关，不掠取财物，不迷恋女色，这说明他的志向不在小处。我叫人观察他的云气（以预测吉凶穷达），都是龙虎的形状，呈现五彩的颜色，这是天子的云气啊。赶快攻打（他），不要失去时机！”

楚国的左尹项伯，是项羽的叔父，一向与留侯张良友善。张良这时（正）跟着刘邦，项伯就连夜骑马到刘邦驻军地，私下会见张良，把事情详细地告诉了（他），想叫张良和（自己）一起离开，说：“不要跟着（沛公）一起死了。”张良说：“我替韩王跟随沛公，沛公现在遇到危急的事，（我独自）逃离是不守信义，不能不告诉（他）。”张良就进去，（把情况）详细地告诉了刘邦。刘邦大惊，说：“这件事怎么办？”张良说：“是谁给大王出的这条计策？”（刘邦）说：“浅陋无知的小人劝我说：‘据守函谷关，不要让诸侯进来，秦国的领土可以全部（占有而以此）称王。’所以就听了他的话。”张良说：“估计大王的军队足以比得上项王吗？”刘邦沉默了（一会儿），说：“（我）本来就不如（项王）啊。这件事要怎么办呢？”张良说：“请您亲自去告诉项伯，说您不敢背叛项王。”刘邦说：“你怎么和项伯有交情？”张良说：“秦朝时（项伯）和我交往，他杀了人，我救了他；现在事情危急，幸亏（他）来告诉我。”刘邦说：“（他）和你（比年龄）谁大谁小？”张良说：“（他）比我大。”刘邦说：“你替我请（他）进来，我要用侍奉兄长的礼节对待他。”张良出去，邀请项伯。项伯就进去见刘邦。刘邦奉上一杯酒，祝（项伯）健康长寿，（和项伯）约定结为亲家，说：“我进入关中，财物丝毫不敢据为己有，造册登记官吏、百姓，封闭了贮藏财物、兵甲的处所，等待将军到来。派遣将领把守函谷关的原因，是要防备其他盗贼进来和意外的变故。（我）日夜盼望将军到来，怎么敢反叛呢！希望您详细地告诉（项王）我不敢背弃（他的）恩德。”项伯答应了，告诉刘邦说：“明天早晨不能不早些亲自来（向）项王道歉。”刘邦说：“好。”于是项伯又连夜离开，回到军营里，详细地把刘邦的话告诉了项羽。（项伯）趁机说：“沛公不先攻克关中，您怎么敢进（关）来呢？现在人家有了大功，却要攻打他，（这）是不讲信义。不如趁机好好对待他。”项羽答应了。

刘邦第二天早晨率领一百多人马来见项羽，到了鸿门，（向项羽）道歉说：“我和将军合力攻打秦国，将军（在）黄河以北作战，我（在）黄河以南作战，但是（我）没有料想到自己能先进入关中，打败秦军，能在这里又见到将军。现在有小人的谣言，使将军和我有了隔阂。”项羽说：“这是你的左司马曹无伤说的。

(如果)不是这样,我怎么会这么生气?”项羽当天就留下刘邦,和(他)饮酒。项羽、项伯朝东坐,亚父朝南坐——亚父是范增,刘邦朝北坐,张良朝西陪侍。范增多次(向)项羽递眼色,多次举起(他)佩戴的玉玦暗示项羽(下决心除掉刘邦),项羽沉默着没有反应。范增起身,出去召来项庄,说:“大王为人不够残忍。你进去上前(为他)敬酒,敬酒完毕,请求舞剑,趁机把沛公杀死在座位上。否则,你们这些人都将被(他)俘虏!”项庄就进去敬酒。敬完酒,(项庄)说:“大王与沛公饮酒,军营里没有什么(东西)可以作为娱乐,请让我舞剑吧。”项羽说:“好。”项庄拔剑起舞。项伯也拔剑起舞,常常用身体遮护刘邦,项庄无法刺杀。

这时张良到军营门口找樊哙。樊哙问:“今天的事情怎么样?”张良说:“很危急!现在项庄拔剑起舞,他的意图常常在沛公身上啊。”樊哙说:“这太危急了,请让我进去,跟他同生死。”于是樊哙就拿着剑持着盾牌冲入军门。用戟交叉着守卫营门的兵士想阻止他不放他进去,樊哙侧过盾牌撞去,卫士跌倒(在)地上。樊哙就进去了,掀开帷幕朝西站着,(怒气冲冲地)瞪大眼睛看着项羽,头发直竖起来,眼眶都裂开了。项羽握着剑,挺直身子问:“来客是干什么的?”张良说:“是沛公的驂乘樊哙。”项羽说:“真是勇士啊!赏他一杯酒。”(项羽身边的侍从)就递给(樊哙)一大杯酒。樊哙拜谢后,起身,站着把酒喝了。项羽又说:“赏他(一块)猪的前腿根部。”(项羽身边的侍从)就给了(樊哙)一块生的猪前腿根。樊哙把他的盾牌反扣在地上,把(那块生的)猪前腿根放(在盾牌)上,拔出剑来切着吃(那块生的猪前腿根)。项羽说:“真是勇士啊!(你)还能喝酒吗?”樊哙说:“我死尚且不躲开,一杯酒哪里值得推辞!秦王有虎狼一样的心肠,杀人像是(怕)不能杀尽,给人用刑像是怕不能用尽,天下人都背叛他。怀王与诸将约定:‘先打败秦军进入咸阳的人(在)关中称王。’现在沛公先打败秦军进了咸阳,一点儿财物都不敢据为己有,封闭了宫室,军队退回到霸上,等待大王到来。特意派遣将领把守函谷关的原因,是要防备其他盗贼进来和意外的变故。这样劳苦功高,没有得到封侯的赏赐,(大王)反而听信小人的谗言,想杀有功的人,这是已亡的秦朝的后继者罢了。(我)私意认为大王不应采用(这种做法)。”项羽没有什么(话)回答,说:“坐。”樊哙挨着张良坐下。坐了片刻,刘邦起身上厕所,趁机把樊哙叫了出来。

刘邦出去后,项羽派都尉陈平去叫刘邦。刘邦说:“现在出来,还没有告辞,这件事怎么办?”樊哙说:“做大事不必注意细枝末节,行大礼不用回避小的责备。现在人家正好比是刀和砧板,我们则好比是(砧板上的)鱼和肉,何必告辞呢?”于是(刘邦决定)离开。(刘邦离开前)就让张良留下来道歉。张良问:“大王来时拿了什么东西?”刘邦说:“我拿了一对玉璧,想献给项王;一对玉斗,想送给亚父。适逢他们发怒,(我)不敢献。您替我献上这些礼物吧。”张良说:“遵命。”这时候,项王的军队驻扎在鸿门,刘邦的军队驻扎在霸上,相距四十里。刘邦就丢下车马(随从),独自骑马脱身,让樊哙、夏侯婴、靳强、纪信等四个人拿着剑和盾牌徒步跟随,从骊山脚下,取道芷阳秘密地走。刘邦对张良说:“从这条路到我们军营,不超过二十里。估计我回到军营里,您才进去。”

刘邦离开后,秘密地回到军营里。张良进去道歉,说:“沛公禁不起多喝酒,不能(当面)告辞。恭敬地让我献上一对白璧,拜两拜敬献给大王您,一对玉斗,拜两拜进献给大将军您。”项羽说:“沛公在哪里?”张良说:“所说大王有意要责备他,(他)脱身独自离开,已经回到军营了。”项羽就接受了玉璧,把它们放(在)座位上。范增接过玉斗,把它们放(在)地上,拔出剑来敲碎了这对玉斗,

说：“唉！这小子不值得和（他）共谋（大事）！（将来）夺取项王天下的人一定是沛公。我们这些人就要被他俘虏了！”  
刘邦回到军中，立刻杀了曹无伤。